



教苑荟萃

——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经验汇编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教苑荟萃

——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经验汇编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李建国

装帧设计：洁然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5 插页：2 字数：266000

印数：1——74400

平装：ISBN 7—217—00085—8 / G·8
统一书号：7109·1399 定价：2.25元

简易精装：ISBN 7—217—00086—6 / G·9
统一书号：7109·1399 定价：2.55元

前 言

邓力群同志去年8月在同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研讨会代表座谈时，充分肯定了教师的教书育人事业，高度赞扬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成绩的广大教师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为人师表“是当之无愧的”，并提议把这方面的经验汇集成书，广为传播。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根据邓力群同志的意见，在研讨会代表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吸收各地未能到会的其他教师的新鲜经验而编成的。邓力群同志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还同意把他的讲话收入作为代序。

这里收入的四十篇文章，主体部分是专业课教师（包括政治理论课教师）个人教书育人的经验和体会，同时也有专职和兼职班主任、辅导员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学校党、政、工组织组织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经验和体会，以及一些同志关于教书育人的理论探讨性文章。可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这几年来在高等学校抓教书育人工作各方面的一个初步集结。我们期望这本书能够在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端正办学方向，明确教育思想，推动教书育人活动的深入发展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本书的编辑受到了各地教育工会和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

支持，他们积极为本书组稿，有的还亲自为本书撰稿。没有他们的支持，本书是无法成就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做了特殊安排，责任编辑李建国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文章的收集和初选工作是由全国教育工会孙兆山同志负责进行的。李星万同志负责主持本书的编辑工作，文章的增删、收录、选定、编纂，主要是由他完成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书作者分布面很广，也由于文章交来的时间先后不一，交付出版比较紧迫，在文章最后选定、增删和改定过程中，我们未能再征求送稿单位和作者的意见。因此，更好的文章未能入选肯定会有之，增删不恰当的情况也肯定会有之，对于这些，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作者和读者的谅解和指正。

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

1987年2月

邓力群同志和高等学校教书育人 研讨会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代 序)

同志们在发言中讲，老师教好课就能够把学生吸引得住。今天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看把大家吸引住了，也把我吸引住了。这都是成功的经验，我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有一种非常难过的心情。几位同志都讲到，中年教师负担过重、体质下降，工作、生活方面困难很多，两个学校的同志还讲到中年教师每年去世一个人。这件事情很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个问题前几年就已经提出来了，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说过话。为了蒋筑英同志的去世，乔木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痛惜之余的愿望》。尽管这几年高等院校教师的待遇有些改进，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应该引起我们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这次教育工会召开座谈会讨论教书育人的经验，抓住这个题目很好。教育工会这些年来在民主管理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工会应该承担维护教师权益，关心教师首先是中年教师健康的责任。全国的教育工会要注意这个问题，省市的教育工会要注意这个问题，每个高等院校的工会更要重视这个问题。谁的身体怎么样，谁的负担重不重，学校的同志最

清楚。这个问题要摆在教育工会工作的重要地位。刚才问了一下，高等院校的教师能不能每年检查一次身体，同志们说有的做得到，有的没做到。教育工会应该为这一件事情进行努力，至少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每年检查一次身体。发现有严重的疾病或出现了苗头，就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切实帮助解决。例如，使他们的任务减轻一些，给他们一些休息的时间，给他们提供治疗的条件，在其他方面给他们一些照顾。一定要做到使他们不至于老是超负荷，而没有人过问，没有人关心，结果等到病重了，送到医院里抢救也来不及了。工会要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教育工会要维护教师的权益。有些事情，只靠教育工会难于解决。但是在这方面教育工会可以做的确很多。只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情况总会好一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教师，需要德才兼备的合格教师。教师体质状况下降，会妨碍教学工作，会妨碍教书育人工作。工会会员也要相互关心身体健康。

刘立同志讲，教育工会提出教书育人，实际上从我们办学校开始，从根据地时期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毛主席的文章里头就讲过，办好学校，要选好校长，要选好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要能提高学生文化水平，转变学生思想。当时延安的学校，老师都是既教书又育人。解放后，提出又红又专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为什么搞着搞着教书和育人这两件事实际上脱节了，管教书的人只是教书，管政工的人只管思想工作？刚才他讲是历史形成的，有道理。解放初期很多教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当时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现在看，当时的的工作尽管有毛病，可那些教师包括当时进步的教师，确实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提高。这对学生的教育起了好作用。

教育自己也教育学生，改造自己也改造学生。在座的同志，恐怕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可以回顾一下，是不是曾从老教授、老教师的身上得到教益呢？不仅是得到知识，而且从他们的思想品德、从他们改造思想的体会中得到了教益。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除了1957年、1958年那段受到影响，总的说是学得比较好的。甚至1966年毕业的大学生，最后一年的学习虽然受了些影响，前几年还是学得比较好。这期间，教书育人如何结合，当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但是问题不太大。五七年以后，我们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教授、副教授甚至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师教书，还要挨批评、挨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把书教好，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育人，你们有党委书记，有政工干部，还有迟群嘛。特别是那个迟群，他讲清华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专业。既然如此，教师还能育人吗？想育人也不敢育，想结合自己的业务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的提高，也不行。结果教书与育人当然只能脱节了。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在教育工作会议、科技大会讲话中，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同“文化大革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以后，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平反冤假错案。现在高等院校这方面的问题也还有，只是个别的，可能还留点尾巴。从根本上讲，教师的地位改变了。当然各种各样的影响还存在。大家心有余悸，还不敢放手地、全心全意地把教书育人的任务承担起来。但是应该看到，总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好的。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教师们在前进，专职政治工作人

员也在前进。

学校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是教师，这也是个趋势。这几年来，据我接触到的，教育部、中宣部发的文件和一些有关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讲到教书育人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最重要的是，在全国小学、中学、大学，都涌现出一批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成绩，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师。你们是从全国来的，只有三十几个人。你们是其中的代表，最好的代表。大家一起来回顾历史的曲折，认识当前的形势，交流教书育人的经验，很有意义。今天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你们会上还送了我几份材料，除了刘立同志的那份没有来得及看，关于郭竹瑞同志教书育人的材料我看了，卢娟、张知寒、宋银宾、吴彩云、兰毓娟几位同志的发言也都看了。还有你们在会上的发言。这都是教书育人的宝贵经验，教书育人的科研成果。我建议，这些发言和材料要编成书，广为印发。同志们建议搞几条规定，我赞成。看来要写得很清楚，使同志们希望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恐怕不那么容易。即使写出来，有关部门能否通过，地方和学校如何执行，也很难说。这个工作要做，又不能只指望它。你们的发言和材料，实际上用你们的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目前怎样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做好，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说已经有了路子。把这些经验广为传播，使愈来愈多的有志于教书育人的教师得到启发，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使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并且逐步有所提高，要靠思想工作，要靠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教书育人，教师自己要首先增长知识，先教育自己。中国古代讲立功、立德、立言。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成绩的广大教师，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

说“为人师表”，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的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卓有才干、具备各种专业能力的人才。有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还要求广大教师明确和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有了这些认识，就会自觉自愿地既教书又育人。刚才几位同志讲到中年教师的困难。但是广大中年教师尽管天天面临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并没有因此不干了。一进门就疲惫不堪，甚至在课堂上讲着课就倒下了。靠什么？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性，没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能做到吗？这些同志，值得全社会尊敬，也一定要促进各方面去关心他们。重要的是他们的事业心、责任心，他们的精神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有信心，看到教书育人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成绩的广阔前途。现在编书，反映今天的水平。以后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发展，不断提高。除了编书，还要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各种途径，宣传为国为民立功、立德、立言的教师们的模范事迹，宣传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全社会都了解他们做出的贡献，了解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学习他们的精神。

关于如何在学生中进行工作，你们讲到了很多经验。你们的发言和材料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不管哪门学科，都要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要向青年人进行历史教育，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讲了。清华大学这些年进行的中国革命史教育，收到很好效果。现在刚进大学的青年十七八岁，旧中国是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只听到从国外回来的人说外国怎么富裕，生活怎么好，觉得中国处处不如外国。有些人也在不加分析地宣传，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不如台湾，东德不如西德，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在年轻人脑子里多了，形成一种怀疑，

究竟社会主义该不该搞？搞下去有没有希望？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经过旧中国那一段的人，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因此要帮助青年了解历史，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

我可以讲点个人的情况。我的父亲是前清最后的一代秀才。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在湖南兴办新学，我父亲也受到影响，乡里办了全县第一所新小学。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奇怪。1933年王震同志的部队到湖南桂东，经过距我们十里远的一个大地主家。他们想抓住那个大地主筹款。恰好我父亲在他家做客，大地主跑了，我父亲被红军抓起来，跟红军一起生活了几个月。部队做政治工作的袁任远同志，问他是什么人，家里的人都做什么。他讲大儿子叫邓飞黄。袁任远同志说，这个人我认识，大革命失败后，对我们共产党员还有点礼貌。后来拿三百块现洋把我父亲赎出来了。接着他到了南京。当时南京正闹着一件事，国民党的监察院发现官僚中间有好几个大贪污案，报纸上非常热闹，天天有重要消息发表，但结果是不了了之。那年暑期我从北平回去度假，他说，国民党没有希望，有希望的还是共产党，人家官兵平等，当官的与士兵同甘苦共奋斗，廉洁奉公，没有国民党这一套。他的这些话，当时对于我来讲是很难理解的。他这么一个人，被共产党抓过，我哥哥又是国民党的官僚，他居然用他的亲身体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民党没有希望，共产党有希望。我那时正处在选择人生的道路的关头。我大哥讲，他一生想做学问，由于这样那样原因，不能做学问了，寄希望于我。他说，只要你做学问，不但供你上中学、上大学，而且可以留洋。他希望我成为水利工程的专家。他说，只要你在这方面

有了成就，国民党少不了你，共产党也会用你。那时期我在北平，亲身感受到我们的民族受日本人的欺负和压迫。1931年到北平，刚开课就遇上了“九·一八”事件。到了1932年，我的兄长由于是国民党的官，全家搬到了南京。我在北平汇文中学。他说，汇文还是不错的，南京还没有这样的中学，你就留在北平吧！这样我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1933年热河失守，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有时还在郊外扔炸弹。我们那个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校长是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担心日本炸弹把美籍教会办的中学大楼炸掉，在楼顶上铺了一幅美国旗。开始我们都不知道，后来这个传那个传，说我们楼顶铺了一幅美国旗。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刺激。当时有一句名言，华北之大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尽管有课堂、课桌，教学楼也不错，老师也有水平，但一进课堂，就想着楼顶铺着美国旗，我们在美国旗保护下读书，精神上非常受刺激。国民党实行不抵抗主义，谁抗日救国谁就有罪，就抓起来甚至杀掉。到处贴着“莫谈国事”。我们校门口就是日本妓院，出校门散散步，天天可以看到外国兵在那里出来进去，酩酊大醉，丑态百出，在我们的领土上侮辱殴打我们的车夫。国民党天天还要讲睦邻邦交。“一二·九”上街，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口号。日本人的侵略，国民党的统治，压抑了多少年，才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家都热泪满面。接着就是水龙头，各种各样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的几句话，对我起了一定作用。这么个老秀才，观察中国的政局，预测中国的前途，得出了公正的结论。象我这样一个人，从统治阶级家庭出来，能够走上革命道路，也是由于有那样的切身体会。

外国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些什么？几十年来，我一直不能忘记当时的情景。今天我们独立了，但不是说我们祖国的解放，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一点问题也不会有了。如果不强大起来，不发展起来，我们的独立就没有保障。这就要靠全国人民的决心，靠党的领导，靠共产党员先进分子的自我牺牲精神。要让我们的青年知道，旧中国怎样受封建主义统治、帝国主义蹂躏，我们的人民在那种情况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志士仁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社会解放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批又一批人前仆后继地斗争，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小平同志跟香港人说，中国人在世界范围里头能够挺起腰杆，不是靠蒋介石，也不是靠蒋经国在台湾搞了那么一个孤岛，而是靠共产党，靠社会主义，靠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使我们摆脱了二等三等民族的地位，使我们在世界范围里头能够抬起头来，包括现在在国外的台湾人，也都沾这个光。进行历史教育，不是光讲道理，要讲具体情况、生动事实，而且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外国的各方面情况也需要分析。好的、有益的东西很多，不能象西太后那样一概拒绝。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要学习，必要的资金要引进。但终究要想到，和我们打交道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是资本家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前几天滕藤同志跟我说了一点。

〔滕藤同志：我今年四月去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只看西欧只看北美行不行？整个世界四十多亿人，西欧北美只占七分之一，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巴西这几年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

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它的政权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军阀统治的。前些年，东北部遭灾以后，它把穷人拉成一条防线，不让灾民往南部地区跑，以免造成南部富裕地区和首都地区社会的紊乱，一次灾荒就这样死掉三百多万。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矛盾也反映在他们的教会内部。巴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教会里面有些神职人员提出解放神学的主张，认为穷人所以贫穷是富人剥削造成的，穷人反对富人压迫争取今生幸福的斗争是正义的。巴西借了一千多亿外债，它的畸形繁荣与资本主义大国的输血是分不开的。这个借债的后果，就是每年要付出一百二十亿的利息，大体相当于巴西每年的外汇收入。加上跨国公司在巴西的经营，直接剥削巴西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又捞去很大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确实不是没有阶级矛盾。三十几亿人民的现实生活怎么样？阿拉伯地区由于石油而畸形繁荣，那里的穷人也是贫困的。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流入西欧，为什么连年不断的发生战争呢？不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问题，就看不到美国、西欧掠夺全世界形成的畸形繁荣。那样看问题，是不客观的，不公正的，也没有看到世界的本质。〕

曲啸同志今年春节期间，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组织的留学生慰问团。行前我请他观察一下美国的社会生活。回来我问他有什么印象。他说有两个突出的印象。一个是文明礼貌，表面上看是比我们强，背后是冷酷无情。每个人都是保护自己、算计别人，甚至家庭成员之间都如此。另外一个印象是美国的所谓“自由”，是谁有钱谁就有自由，谁没有钱谁就没有自由。他说看了一点录象带，旅馆里有那种和我们的电话亭类似的东西，你投入硬币就打开了，可以给你看暴力淫

秽的片子，简直叫你没法看下去。为了几个钱，灵魂、肉体都可以卖掉。

最近有个代表团到美国，除了看他们的好处以外，也接触到了一点所谓的民主。一个美国参议员说，美国最没有民主。就拿选举来讲，取得选举资格要有各种规定、各种证明，使人感到在受侮辱。所以有些人就不愿领这张选票。最近一次选举，就有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没有参加投票，选举中还有收买。他说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的民主。

所以我们不能只责怪年轻人向往资本主义。他们没有感受，不知道事情的本质。我去美国，听到一个称呼首先就不舒服。接待我们的人说，什么事情都要听老板的。学校也这样。有一中国女学生在美国进修，她说和系主任的关系是雇员和雇主的关系，得把教授当成老板，他把她当作雇员看待。这样一种称呼就使你感到那里是不平等的。工资多少，干这干那，什么都由老板来决定。最近有个熟人到美国进修一年，是搞原子能科学的副教授。他说，确实有一些学者很有学问，但也戳穿了一种迷信。他去以前，他们发表了二三百篇论文，去了以后翻了翻，很多数据有错误。他帮助他们纠正了好多错误。最近还有位同志讲，他写了篇论文，国际国内都认为不错。一个同行的美国教授点名叫他去进修。去了以后，一年里只能用两个月的时间搞自己的事情，其余十个月却替那个教授服务。他觉得，如果在国内，取得的成果会比在美国多。这两个进修生都不愿在美国继续呆下去。

根据同志们的发言，通过历史的教育，要使学生知道社会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中国走过什么路，今后要走什么路，使他们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本身的发展

历史，都要经过各种艰难困苦。只有刻苦用功、坚持钻研的人，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人是不能有成绩的。搞学问要付出极大的劳动，甚至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一旦取得成就，在精神上就会获得最大的安慰，各种学科的教学，要讲清楚我们的学者在历史上曾对本学科做过什么贡献，完全可以和爱国主义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政治理论学科的教育也要贯彻历史的观点。卢娟同志讲得很好，各门学科都要从历史的发展讲清楚艰苦奋斗的道路，讲清前人付出了什么样的劳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牺牲，才使这门学科一步一步前进。通过各个学科的学习，既使他们学到了知识，又使他们学到探索学问的态度和方法。要使他们懂得，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摆在面前。要解答这些问题，不是靠小聪明，不是靠看了一个消息、一篇文章，灵机一动。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未知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未知数，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今年夏天我到安徽，看到驯化喜鹊的事情。有几个同志在县委、地委支持下驯化灰喜鹊，可以听人的招呼，还能随着人、随着汽车到各地去，专门吃松毛虫。这一片松林的毛虫吃完了，又换一个地方去吃。没有这个办法以前，怎么打药也治不了松毛虫。要为人做点贡献，想投机取巧是不行的。有成就的人，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任何一件有益的事，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就一定会有我们民族、我们人民做出重大贡献。

受到同志们的启发，提这么一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非常感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也提请大家注意，发现周围同志身体不好，要及时呼吁。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教师非常宝贵。经过“文化大

革命”的磨难，现在是希望而且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时候，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就告别人世，对我们整个事业是很大的损失。这方面的问题，国家要解决，还要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同志间的相互关心，使困难的状况一天一天切实得到改变。再次向大家表示谢意。

（1986年8月25日）